

八花图·水八仙

沈胜衣

喜欢给时日添上个人标记，以志流水光阴。近年的新玩法，是按照农历的年份、农历的生肖等，购读对应之书；这个二〇一八，元旦所聚便集中于书名含“八”字者，讨个口彩、凑个年趣，当中有自己偏爱的花木题材，《八花图》与《水八仙》，颇得开年佳意。

《八花图》，是宋末元初钱选的作品，收入江西美术出版社的“中国画手卷临摹范本”丛书，简介略谓：钱选转益多师，精于艺事，是元代继承宋代设色花鸟一派的代表人物；此手卷以分段法绘八种花卉，设色清雅，笔力精到，后有赵孟頫题跋之。

新年初启之际，闲展长卷赏览，八花齐放，清妍动人，确为应时吉祥的养眼好意。不过，简介没有全部列举八种花名；查了一些资料，一般都只探讨画艺，指出《八花图》的美术史意义是体现了南宋院体习气向“士气”即文人审美意趣过渡，但对究竟画了哪八种花，则笼统带过而众说纷纭。综合来看，我认为依次应该是：杏花，梨花，桃花，桂花，海棠，栀子，牡丹，水仙。

钱选虽然写生精妙、一丝不苟，但为人豁达放逸，作品清新脱俗。想来此卷只是他率性所作，故而在精致逼真的同时不拘泥八股规范；各花相对独立，连大小比例都不一致，更没有严格按四季顺序排列。这就导致了后人难以准确说明花名。

造成八种花名入殊的另一原因，是那些蔷薇科的春花，杏花、梨花、桃花、海棠，还有梅花、李花、樱花等，形态相近，容易混淆。起码我就经常傻傻分不清，尤其是每到江南赶上春，都乱花迷眼，只懂叫好而叫不出名字，聊以俞平伯的话自慰：“不能名言，惟有赞叹；赞叹不出，惟有欢喜。”

最近一次例子，是元旦前在粤中山区度个假，归程忽见山路边有一片梅林，繁花满枝，雪白覆雪，欣然停车赏之。花好，青山农舍间的野外香雪；那种偶然的自然更好，并非计划中的安排，又非人造的景点，甚喜这样无意得之的偶遇，无人相扰的佳景。不过后来拍的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，却有人指出那不是我说梅花，而是杏花。岭南春早，加上近年气候变暖，梅花杏花这时候开都是有可能的，但我懒得查辨了，也向来不用流行的手机识花软件（只守旧于传统的纸质花书）。就留一片又清新清香又含糊不清的花影在心头吧，反正，回味的只是那份偶遇而喜的兴致——有时候我是个繁琐考证的花间书蠹，有时候却又只求即兴适意，就像钱选所绘，只在乎山林清趣，那管得了诸花错杂。

这《八花图》值得具体一说的，是压轴的水仙。以前对钱选的印象，正是在网上看过此图，视为我所见最清丽飘逸的水仙画。只是此卷中的这丛水仙，因为开本大而印得瞩目、颜色又较深，显得粗放野逸，以致一开始竟认不出来。但，这未尝不是水仙的另一面风度，既秀雅又蓬勃，才是水仙的好处。

关于水仙，其实也没什么要特别说的，曾经恰巧都在新年一月，先后写过《花能解语，得水水仙》和《水仙风露发幽研》二文，尤其是整整十年前的后一篇，对水仙的文史方面已谈得差不多了。缘此，不愿再另抄辑集近年新见的、却大同小异的资料，倒是想到一件现实中的小事——

以前每逢春节将近，父亲都会从花街买回两盆水仙，让我带一盆到自己家。他呐呐不善言，但心意是作为给儿子的过年礼物的。然而我从小就父子疏淡，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太好，以致有一两次，竟对他送的水花都嫌恶起来，以自家的年花已经太多为由不想要。记得母亲在旁劝说还是要吧……如今，父母都不在了，过年再要摆水仙，就只有自己买了。

从水仙转到《水八仙》吧。这是一套大书的函套盒子上简洁镂空的名字，全名是《中国水生植物——苏州水八仙》，由汉声编辑室编著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等出品。水八仙，即蔬菜，茭白，莲藕，菱角，芡实，水芹，荸荠，慈姑这八种水生蔬菜。汉声团队专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、研究民间风俗风物，他们用两年时间，组织到水八仙著名产地苏州的乡村调查、记录，将每种植物做成一册介绍，最后还有一册《教教水八仙》。

这个题材策划得很好，书也做得很好（虽然纷繁了些），所述从植物本身的科学知识，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栽植生产管理，从历史典故、文学描写，到食谱等生活实用内容，再上升至人文视野中的农业传统追思，思考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，颇为丰富深入。详尽的采访加上大量实地照片、图片，让人看得明晰，读来长见识，生趣味，并勾起一些零碎的记忆。结合书中的记载和史料，以及顺藤摸瓜的延伸阅读，且来分述几种水中之仙。

茭菜，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到华东，在杭州就特地去了西湖菜茭羹，只为了其包含的典故“莼鲈之思”，要试试是怎样的美味，让西晋张翰为了这些江南美食而辞官归故里。

莼羹鲈鱼因张翰而成了思乡的象征，却还可细辨一下。读《晋书·张翰传》，其人明智知机，洞见世乱，不恋名位，向有“求退”之意，以“思吴中菰菜（按即水八仙中的茭白）、莼羹、鲈鱼脍”而回乡，得以避过后来的祸难。他就此表白的话是：“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。”然则首重的还不是故乡，而是与官位相对立的“适志”，我觉得这层意思更往《晋书》并载张翰“本山林间人”，“任心自适，不求当世”，有“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”之旷达名言。这样“纵任不拘”的人，岂独怀旧乡慕美食，乃正求“适志”也。《世说新语》将此故事归于《识鉴》，对其语“适志”作“适意”，两个词都很好。

当然莼菜人膳也确是历来有名的，古人贾思勰称之为食用水生蔬菜之首，“菘羹之菜，蔬为第一”（《齐民要术》）。今人施蛰存更赞“莼于诸蔬中最为清品”（《云间语小录》）。但其实它本身无味，独特之处在于透明胶质黏液带来嫩滑口感，很是别致。

至于水芹的口感，我更有特别的体验了。去年秋走访一家本地农企，那里从江南移种了水芹，正逢成熟，采了做菜，结果我一尝，那刺激的味道几令无法下咽。水芹本是著名蔬菜，食用历史悠久，《吕氏春秋》称为“菜之美者”，以其特异香气，常入诗文、广受赞颂。但那种因所含挥发油而生的浓郁芬芳，并非人人受得了，《列子·杨朱》记载有人觉得芹菜等味美，推荐给乡豪，“乡豪取而尝之，蜇于口，惨于腹。众晒而怨之，其人大惭”。这也是自谦献微薄、不足当意之典“芹献”或“献芹”的由来。我自非土豪，可也无法接受其风味，现读到这句“蜇于口”，正是当时感觉的最恰当形容了。

《物志》这个故事，前文是“昔人有美哉菘，甘泉茎芹子者，对乡豪称之”。中华书局版叶蓓译注《列子》，注菘为大豆，泉为麻，这都正确；但注“芹子”为芹，即菘蒿，则可一议。《诗经·鹿鸣》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，《尔雅》郭璞注谓此苹是藟蒿（一种陆生蔬菜，并非鹿无法吃到的水中之萍）。这大概是叶注的出处。可是，“芹子”如何与之联系起来，“芹子”这一提法本身，都不明来历。再查张平真主编《中国蔬菜名称考释》，也认为《列子》的芹就是水芹，指出因为那乡豪吃来刺嘴，还得了“刀芹”的别称。有此旁证，则可佐证本书《水芹》分册将杨朱所说认定为水芹了。至于原文的“芹”或为衍字，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重述那个野人献曝兼献芹的故事，就写作“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”。

《诗经·泂水》谓：“思乐泂水，薄采其芹。”这让水芹与读书联系起来；

泂水河边的泂宫，后来成了学宫的代名词，各地学宫遂皆设泂池，栽种水芹，“采芹人”乃成为读书人的雅称。然而这作为文史典故很美，偏偏自己吃不下，风雅不来，奈何。美妙的文学想象，总会与自己的俗气现实有所落差。

不过还可自辩一下。《列子·杨朱》篇，按叶蓓的介绍，又名《达生》，其主旨是要将名与实分离，“守名而累实”，虚名伤生害性，要“乐生逸身，任性纵情，才是悟道真人”。在那个野人献曝献芹寓言的前面，谈的就是“不逆命，何美寿？不矜贵，何美名？……此之谓顺民也”。即顺从自然本性的人。然则我想，安守苦寒的乡下野人固当秉持以晒太阳取暖、以大豆麻茎水芹菜为天下美味的本性，可那些被讽喻的富豪，他们吃不惯这些食物，又何尝不是自身体情呢。顺从自我自然、听任自己的性情、不逆天命就好，就是乐生悟道，而不必计较乡豪与野人的对立，也不必计较在食物上分雅俗，关键要如张翰的适志适意。

荸荠，则是水八仙中我最爱吃的。此物在两广称为马蹄，我前几年写的马年生肖物书《春风一鞭·马蹄》已有详述，不再赘言；但当时在文史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遗漏，可借此补说一下，是《庄子·马蹄》。

虽然，庄子实非谈“马蹄”，而是以开头“马，蹄可以践霜雪”的首二字为篇名。但其主旨，却恰可吻合前文说的率性任情、适志适意。他讲马本有自由自在的“真性”，却被人驯服、羁绊，本性遂死。由此谈人世，批评在诸多规范管束下，上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外桃源以及人们“天放”的“常性”消亡了，以此主张无为自化，重拾“素朴”的“民性”。——庄子描述的，马儿“斲草饮水，翘足而陆”，“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。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”的原始生态是回不去了，然而，正因如此更应葆守我们存乎内心的“真性”也。

慈姑的味道也很有特点，是略带苦涩。它因根部伸长着十多个膨大的小球茎可食用，此形态被喻为慈爱的母亲而得名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谓：“一根岁生十二子，如慈姑之乳诸子，故以名之。”恰好，我对此物的最早记忆就来自亡母，从前过年，母亲会以平时少用的慈姑做团年饭，那微苦的口感一尝难忘。——慈姑冬末春初上市，因此在上海是传统祭灶食品，在广东也是春节团年、拜神之物。只是从今年起，不能再与父母一起吃团年饭了。

这本《水八仙》，有着伤逝的基调。因水八仙在苏州的历史种植区随着工业发展而湮灭，汉声试图抢救传统的种植生产知识，保存祖先的生活习俗，进而直面乡土风物在现代危机中的危机，探讨生态环境、农业命运等重大问题，对此作了深入的资料搜集。例如，我很喜欢“荷花生日”（农历六月二十四），源起于苏州葑门外的荷花荡，明清至民国都有倾城而出观荷、纳凉、游玩的风雅盛况，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、顾禄《清嘉录》等均载之；本书《莲藕》分册采访到该风俗消亡的时间节点：“在（当地）老人们的记忆中，大多认为建国后就再也看不到有钱人来‘游荷花’。”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黄天荡北部连带荷花荡一起全部被征收为工业园区用地，‘游荷花’的习俗就随着荷花荡彻底消失了。”

水八仙之忧，背后是传统农业、本土耕作之忧，更是古典文化、生活方式与品位之忧，种种流失，几成绝响，折射出人与自然的失落。本书通过专家学者的访谈、研究，从技术层面到社会层面进行了分析，呼吁保留种植，倡导



清宣统《图画画报·营业写真》卖焙熟荸荠

“有农城市”，读来甚生沉重同感。因为不限于水八仙，也不限于苏州，有关问题是当今普遍存在的。

仍以莲藕为例，过去也是东莞农业的一个亮点，所产占据香港市场一半份额，但现在本地产区已所余无几了。读了本书，即去走访一家莲藕农企，由此所知所谈，更有感触。一方面，很欣慰他们虽将大部分种植基地转移到市外，但仍以本邑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和品牌去运营，继续维持香港销售的半壁江山之余还进军东南亚，是适应新环境的另一种生存壮大模式；而科技也给生产带来了便利，从前挖收水底泥中的莲藕是项辛苦活（《水八仙》记载，苏州农民还发明了用脚踏藕的绝技，如今则可利用高压水枪在水底冲击来提高采收效率，这是时代进步的好处。但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，是曾经辉煌的本地种植，因高速城市化、土地矜贵而大大萎缩，当来到剩下的藕田，冬收之后干塘清淤，放眼蓝天白云、蕉菜青翠，衬托这尚余田园清景的却是不远处正兴建的壮观路桥，不免有沧海桑田之慨。惟鼓励和共商，如何留住这些起步发家的原产地，如何支持他们融入新的发展元素；同时，发动搜集相关的农史资料，收入我们的《耕读》。这两者，都是以不同方式为城市化中的乡土尽点心意吧。

这也是我一向的想法了：且“耕”且“读”，从实务和文化两个层面，去“坐言起行”。传统农业与乡村文明在逐渐式微，身处变动中的我们这辈人，有责任去努力做点实事，哪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都希求尽量磨灭乃至光大，此为“起行”之“耕”。但我又总是觉得，人类前进的大趋势中，很多东西都难免消逝，美好消亡固然令人惋惜，然而世态变幻不居，旧去新来，也是注定的自然规律；那么，如果尽力之后无力挽天，就至少及时挖掘、记录一些传统农耕资料，也算是另一种延续，此为“坐言”之“读”，面对时代的命运，通过笔下纸上的形式，将曾有过的的美好保存作记忆。一如汉声所做的，一如《耕读》所做的，在现实无法抵达的地方，让文艺驻足。

莲藕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有一句赞语：“令人心欢，可谓灵根矣。”然则，正如前面谈的庄子列子等等，当世外桃源无法复古，我们不可能逆天命，乃更要护持自我“真性”，率意适志，力葆内在的“灵根”。——说这些，好像是连我自己都会揶揄的心灵鸡汤，但就当是此明迎冬日的一碗藕汤吧，且饮之欢心地迎接新年。

二〇一八新年新篇，元月十七日、腊月朔一完稿。是日过母亲旧居拜祭，无人家落中，见阳台竟新开山茶一朵，寂寂中自在嫣红，采以呈献。



清康熙 苏州桃花坞 版画《莲菱图》

记得去年的春节，在笔会副刊的专栏里面写过一篇《清嘉录》里的“过年”，把新正里面的吴地习俗漫谈了一下，主要是进入新年之后“起步”的一些事情，而对于岁残的腊月十二里面那些“辞旧迎新”的节令土俗，尚未来得及细说。时间过得快，一晃眼一年又过去了。雪夜无事，看着窗外的雪花又有点舍不得早睡，便又把顾铁卿的这本民俗记载的小册子从书架上抽拿下来。这一回直接把书“倒过来”读，把“十二月”的全篇，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整个复习了一遍。

“十二月”一开头的两条是“跳灶王”和“跳钟馗”，虽然距离现代社会已是很远，显得有点隔膜了，但是留存下来的遗迹、遗意以及追想起来古人们心里那些活的思虑和想法，却是不见得陌生的。“跳灶王”和“跳钟馗”，那原来的用意当然是“逐疫”和“逐鬼”。《清嘉录》里面说：“十二月）月朔，乞儿三五人为一队，扮灶公、灶婆，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，至二十四日止，谓之‘跳灶王’。顾铁卿在案语中并引《秦中岁时记》和《土风录》等籍册，谓旧时进俸，内二老儿为傩公、傩婆，即后之灶公、灶婆。傩，俚语呼为‘野云戏’。而‘跳钟馗’亦是‘丐者环甲冑，装钟馗，沿门跳舞以逐鬼’。《土风录》认为这也是‘索室驱疫’之遗意。

中国话里，说到岁终年初这个关口，习惯于称作年关。这个关，有点过关的意思，总含有一点困难的成分在里面。无论是自己的身心还是更为广大一点的生活环境或者社会内外，好像在这个年关的时节最是需要逐除一些不大有利的各种东西，这便总括地称作“疫”或者“鬼”，其原不限于只是简单直指的某种疫病或者鬼怪亦未可知。只是到了后来，那里面“涂抹变形”的装扮和“做跳”“邪呼”的噪舞，更多了一点“娱”的成分，便有点“戏”的一路了，后人笔记中，“市井迎佛”“观傩于市”等等的记录就多了起来，笔意当中颇有了一点休闲娱乐的意味了。

这让人联想起生活日常里的一点琐屑。在我们小时候，若是上蹿下跳地调皮得有点过分，让人看着感觉有点头晕皱眉了，父母长辈便会有点怒容地训斥一句：“安静一点，跳啥大头。”这个跳大头的说法，当然应该是出自所谓的跳大头舞，与上述的“两跳”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，但从“形似”的形象上和“娱”的方面，总有点连类而及。我每次翻开《清嘉录》，读到这两“跳”的记载，总会联想到西方万圣节里小朋友们在人家门口“不给糖就捣蛋”的情景。当然，这与“跳大头”不一样，更与那个“两跳”根本沾不上什么关系，背景来源全不相同，但是其中装鬼而逐鬼、最后走向娱乐嬉闹的路向，却好像多少有一点相通的地方。

再说回到年关里面的那个“逐疫”的主题，我们现在想不到的是，这还与腊月里面的一种习俗有关。现在一说起腊月里的粥，似乎只剩下了腊八粥。腊八粥五味七宝，总之喝了对身体有好处，那么这多多少也是逐疫的意思。但古来的记载在这一层上却没有明确的说法。反倒是另一种我们现在已经不大知道那名称的粥，却是与岁末逐疫的主题直接相关。这种粥称作“口数粥”。顾铁卿记载道：“二十五日，以赤豆杂米作粥，大小遍餐，有出外者亦覆贮之，虽襁褓小儿、猫犬之属亦预，……以辟瘟气。或杂豆渣食之，能免罪过。”看他的记载，好像这种粥以前大家都是郑重对待，不敢马虎。那口数的意思是大约是，凡家里有口的，则都要吃到。出门在外的，要替他保留好，等他回来补吃。蜡烛包里还吃不来粥的小婴儿，也要“强教尝”，至少唇上沾一沾也是好的。即使家里养着的猫狗，也千万不能忘了它们。当然这不吃包括在家里，却是见了就要赶走的老鼠之类。不过，如果像鲁迅先生小时候或年轻时那样，热心地养过墨鼠和猫头鹰之类，那么它们也应该与家猫家狗一样待遇，吃口数粥的时候，“亦预”也。

那么，这种“口数粥”辟瘟气的依据在哪里呢？顾铁卿案语引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共工氏有不才子，以冬至日死，为疫鬼，畏赤豆，故冬至作粥以禳之。”《杂阴阳书》又以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粒，女吞十四粒，令疫病不相染。这些记载虽然时间上碰不大拢，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，赤豆可“逐疫”。这是古来的一点“认识”，所以赤豆粥便成了“口数粥”，郑重地被赋上了岁尾“逐疫”的主题了。

当然，“逐”的主题还有不少的，表现，比如门神，俗画秦叔宝、尉迟敬德之像，那便是借他们的“闹社”来辟邪了。这些就略去不说了。有了逐的主题，反面就会有迎——坏的东西逐逐逐除，好的东西当然迎进来。腊月里面，迎的主题也同样十分地热闹。比如“冷序”条，引吴毅人《新年杂咏》“小序云，猪头，岁终祀神，尚猪首，……定买猪头在冬至前，选皱纹如寿字者，谓之寿字猪头。屠人肩送上门，曰送元宝来。那么，这个祀神的意思，亦即是想把寿和元宝送进来也。又记，过年祭百神，多放爆竹，‘爆竹有单响、双响、遍地锦、霸王鞭、一本万利、春雷百子，名目不同，音响斯别’。或云，霸王鞭应作报旺鞭，报来岁旺之意。总之，所有这些名目，都是迎的意思，把兴旺、百子、万利等等我们想要的，都迎进来也。

李荣

再谈《清嘉录》里的「辞旧迎新」

李荣

这些都是所谓吉号，即是我们俗语所谓“讨口彩”，在腊月岁终种种行事中，还有很多，都体现了迎的主题。比如“灯挂挂钱”条，灯挂即旧灯笼，作送灶时灶神的舆轿之用。杭俗，灯笼盏盏受香火，转为燃盆，后又为吉号，易燃釜为善富。至于挂钱，锡纸糊成，间以彩牌、方段，玲珑一串，接灶时悬于灶神龛之角，为来年获利之兆。还有，除夜的年夜饭中，过去有一样安乐菜，以风干的茄蒂杂果蔬为之，下箸必先此品。之所以要用到茄蒂，还是为了吉号即口彩，也即迎的意思。茄，一名落茄。吴人落与乐同音，快乐总是受人欢迎的，落筷子的时候，对于这份快乐的菜肴，都要争一争先的吧。还有所谓压岁果子，过去杭人选的是朱糖荔枝，因为他们糯荔枝如“吉利”，音相近也，这样，可以“新岁还君大吉祥”，如何可以迎呢？

除了逐与迎，岁终还有一个主题是谢。古来的中国人，在这个岁终的谢字上，想得极为周到。在吴地的方志里面，记载着：“门、井、圈厕、豚棚、鸡埭，皆有祭。”连厕所这样“冷门”，却是日用不可离的，总还是有感情，需要感谢的。猪棚鸡舍，那都是日常工作的地方，朝夕相处，亦是更有感情，也是需要感谢的。《清嘉录》里，顾铁卿还特意记了一条“祭床神”，如今读了实在觉得有意思。“荐茶酒糕果于寝室以祀床神”，那是感谢岁终的安寝，也是祈愿新的一年安稳的安眠了。有趣的是床神据说是有床公床婆的，而且与我们平常普通的公婆有点不一样，床母嗜酒，而床公的癖好却是茶水，所以这个祭床神之俗，是以酒祀床母，而以茶祀床公，谓之“男茶女酒”。这样的祭谢，可以说是体贴而且恳切了。

最后，我想说一个体会，即中国古来的这些习俗，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，是那般的亲切而且有生命，而这个亲切鲜活的感觉，却是从一个以前没有想到方面引出的。古来的人们，对于这些风俗，一方面是信仰，一方面却也能“开一点玩笑”，甚至用一点微讽幽默的口气来说一点真实的想法，这实在可以说是与这些习俗更为亲近了，或者简直可以说是直接生活在这些习俗中。这就像我们对于我们身边最为亲近的人，嬉笑怒骂都有，但却不失那一份根本用不到拿出来端详和证明的感情一样，非但不失，反而更是深厚。

送灶日与灶君开的那个“胶牙”的玩笑，大家都是知道，可以不必提起。即如说到年糕，有糕元宝之名，古来就有人开玩笑说，这个元宝“一饱已倾囊”，转而想到真正的元宝，却笑它即使堆成屋，“何曾伤人饥”？所以赤豆粥便成了“口数粥”，郑重地被赋上了岁尾“逐疫”的主题了。当然，“逐”的主题还有不少的，表现，比如门神，俗画秦叔宝、尉迟敬德之像，那便是借他们的“闹社”来辟邪了。这些就略去不说了。有了逐的主题，反面就会有迎——坏的东西逐逐逐除，好的东西当然迎进来。腊月里面，迎的主题也同样十分地热闹。比如“冷序”条，引吴毅人《新年杂咏》“小序云，猪头，岁终祀神，尚猪首，……定买猪头在冬至前，选皱纹如寿字者，谓之寿字猪头。屠人肩送上门，曰送元宝来。那么，这个祀神的意思，亦即是想把寿和元宝送进来也。又记，过年祭百神，多放爆竹，‘爆竹有单响、双响、遍地锦、霸王鞭、一本万利、春雷百子，名目不同，音响斯别’。或云，霸王鞭应作报旺鞭，报来岁旺之意。总之，所有这些名目，都是迎的意思，把兴旺、百子、万利等等我们想要的，都迎进来也。

